

馬來戰記

華北學會

昭和十七年八月五日 印刷納本

昭和十七年八月六日 發行

翻譯者 華北學會

發行者 祝 惺 元

印刷者 田中莊太郎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印刷所 新良印書館

序

馬來血戰記是樹立馬來攻略的作戰計畫，而且實地參加作戰的日本南方軍主任參謀所發表的談話，四月八日一齊刊載於日本各報的，本譯文所根據的是朝日新聞。

馬來是老英帝國侵略東亞的根據地，當然有極鞏固的防禦設備和雄厚的軍力，況且到處有常人所無法穿行的大密林似的天然險隘，然而在日軍砲火之前，竟是那樣脆弱地崩潰下去！什麼緣故呢？這篇談話很細密地告訴我們。

馬來血戰記不但是世界戰史上一頁重要的資料，並且是一篇富有興趣的讀物，所以譯之以享讀者。文中有若干小題，是譯者參照朝日新聞所用的小題，依據內容所造的，並不是原來的小題，這是應該聲明一句的。

馬來血戰記

日軍作戰主任參謀談

(據昭和十七年四月八日「朝日新聞」)

小 引

今天是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第四次大詔奉戴日。香港、菲律賓、馬來、荷印、緬甸：這個戰前的對日包圍陣，在皇軍將士作戰跟前脆弱地崩潰；皇軍先鋒，而今遠達英國在東亞的最後的牙城——印度的關門錫倫島以及澳洲的衝要地點；大英帝國的崩潰，已成不可移易之現實的透視了。英國在百年之間，建設了銅牆鐵壁般防衛的馬來一千一百公里戰線的突破作戰和新嘉坡的攻略戰，以其令人心神爲之一爽的豪放和周密，特別撥動了國民的心絃。在現地第一線指揮這場作戰，最近回到東京的馬來方面日軍作戰主任○○參謀，一面回想當時的感激，一面發表了如下的「馬來血戰記」談話。輕描淡寫地談了作戰的經過，而其內容却是最高指揮官山下奉文中將以次全軍所滿含的大和魂的顯露，是勇敢的戰鬥精神的爆發。以小部隊突破敵方堅壘，拿着壯絕的精神力和大和民族的血，實行了世界的任何民族都未嘗做到的新的作戰，便是這一次的作戰。世界應以這個作戰爲介，藉知征戰神國日本軍的真面目。這個馬來血戰

記，正是切切撥動舉國人民的心絃，當今日大詔奉戴日更令人從新堅固征戰完遂的宣誓的。

序 說

在昭南島時，軍的宣傳班已經要我談過，所以現在要談的，大體上是說過的了；所以我想，要點在報上也登過的，恐怕少不了。不過，我想把這次的戰爭，作戰的擔當者方面費了多大的心血，以及兵士怎樣奮戰這些事談談。

需時若干？

自新戈拉到新嘉坡的距離，約有二千一百公里，等於從東京到下關，這是諸位所知道的。換句話說，就等於在東京上陸要想攻下關要塞，歷來沒有類似的大作戰的記錄。關於應該怎樣地突破怎樣地作戰一層，既往沒有任何的記錄。不過德軍在西部戰線的作戰，以及在波蘭的作戰等等極短期間的，已經有了某程度的基準。本人在參謀本部試作計畫時，想到德軍所發揮的機動力，一日的進擊速度自十五公里以至二十公里；依這個計算，則自馬來北部到新嘉坡需時五六十日，加上登陸以前的一個月，那麼有三個月大約就可以進到柔佛巴哈爾了。還有新嘉坡的攻略，至少也要打個兩三星期。這樣想來，作戰進行得最順利的時候，攻略新嘉坡也要費去百日之譜：大體上算是有了一個譜。由參謀總長上奏陛下時，本

人也奉告以在一百天的估量之下準備着。

本人出發東京時奉告參謀總長說：這方面的作戰可以設想有相當的困難。本人忝蒙派往這個可以設想最困難的地方，實在是光榮的，同時，責任也重大。要是十一月三十日明治節開火的話，到二月十一日紀元節也許可以攻陷新嘉坡——奉告這幾句話，本人就出發了。紀元節三字始終沒有離開我的腦海，這別無什麼道理，只是想在舉國人民應該慶祝的好日子，攻拔英國侵略東亞的根據地，並不是科學地那麼定的。是定下一個目標，計畫着去推行的。而且倒着計畫了——要在紀元節日攻陷新嘉坡，便應該什麼時候在新戈拉登陸？什麼時候攻拔誇拉倫普。於是依本人的判斷，產生了這樣的計算：倘非在十一月三日開始攻擊，便無法在二月十一日攻陷新嘉坡了。但是對英美宣戰的大詔是在十二月八日下來的，所以試以十二月八日為起始計算起來，便是三月十日可以攻陷新嘉坡了。

煞費苦心的作戰

其次是這方面所用的兵力，起初本定帶○師兵力去，但經種種檢討的結果，乃在半途奉還○師，又在工作時奉還○師，前後奉還○師，半途又奉還汽車○千輛。自其結果看去，是拿這個兵力，圓滿地創了七十天完成的記錄的。現在就其作戰戰鬪等等加以說明。

我們最擔心的，是長距離海上輸送一層。是怎樣纔能够以三亞為基地，冒着敵方飛機和潛艦的襲

擊，行進幾千公里的海面，輸送大兵團到新戈拉，而且這種作戰是否可能的一層。按常識說，是先以少數前衛部隊前進，在海空軍掩護之下奮勇登陸，確保那登陸地點之後，主力部隊再行登陸。但是這次的登錄打破這種常識，直捷地輸送主力部隊盪擄而去，○師的大船團朝着敵人的準備周至的方面，風馳電掣地登陸——是這麼一種作戰。這一見是極胡鬧，同時又是大膽果斷的作戰。因為覺得不這麼辦是沒有成功希望的，並不是什麼道理或常軌。爲什麼呢？因為採取前衛部隊登陸後主力再去的常法，則東部馬來的登陸地點附近，有幾個英軍的優秀的飛機場，科達巴爾有挾着魚雷的英軍轟炸機虎視眈眈地待機着。要把近於無抵抗的大船團，在這樣的監視之下送到南部泰義方面，殆屬不可能。於是，先爲了不叫英軍偵知我軍的作戰計畫而苦心了。假如知道我們的大船團進向新戈拉和北部馬來，敵人也將出而拚命阻撓，明如賭火，所以便如進駐南部安南的時候那樣，表現上做得好像要進駐盤谷似的，好讓英國懷抱我軍或者是要在南部泰義和科達巴爾登陸的希望——採取了這樣的作戰。於是，膽大包天的，二十幾隻大船團浩浩蕩蕩行經敵人眼前，好像要往北進擊似的前進；來到半途，突然拐了一百八十度的轉灣，一路經南海而南下，朝着新戈拉風捲潮湧般殺到了。完全是一種背水之陣，是先任敵人割肉然後一擊而斷其骨的戰法。

海軍方面的意見，起初是「在制海權尚未到手以前，那種近於胡鬧的作戰是辦不到的」。可是○○艦隊的○○司令長官這人，真叫偉大的人物；他和山下司令官商議的結果，說道：陸軍方面的意思要是

那麼堅決，好罷，海軍也當舉全力協同幹去罷。於是下了一番大決斷，和山下將軍聯合起來，決定在陸海完全的協同一致之下斷行出其不意的登陸了。這也是費了一番苦心的一點。

還有一點，諸位大概也知道，在南部安南，日本軍倒是有飛行基地。不過由這個基地算來，日本軍是要在離開八百公里的南海洋上的地點實行敵前登陸的了。敵人在距登陸地點僅僅一百公里以至二百公里的地方，有着許多優秀的飛機場，我軍卻只能使用遠距八百公里而且設備不好的基地——在這樣極不利的條件之下如何實行登陸作戰呢？這是苦心之一。還有一點苦心，是要採取使友軍飛機進發南部泰義方面，和陸上部隊協力突破泰馬國境這種作戰的時候，非常不妙的，是南部泰義方面的飛機場，規模和設備都極惡劣，要做優秀的近代航空機的基地，是難以充分發揮其機能的。反之，敵人卻擁有許多好的飛機場。而且和這種優秀的裝備的敵人作戰，我們反而非擊破之不可。條件是這樣極不利。然而，要是從南部安南，距馬來太遠，難以進攻；飛到馬來再飛回來是最大的限度，還有些飛機是不易做到的。於是心想這可不妙，便極力尋找，結果在夫濶克島這麼一個島找到了適於飛機場的地點，工作日以繼夜，十五天的工夫就造成了飛機場。這事，安南總督怎麼說也不答應，所以極力與之談判，還是沒結果。於是，也不告訴東京，也不告訴安南，獨斷地把它做下去了。在這個夫濶克島造了飛機場，成了科達巴爾登陸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是由正面進行外交折衝，則有漏洩計謀之虞；要是行文往復着，說不定來不及。事事照會東京，要受責備，所以不得已決定由現地軍負全責，拿果斷和意氣做下去了。而

且抱了累死也要做的決心開始工程，十五天就把夫濶克島的飛機場造成了。若以這個夫濶克島爲基地，距離就近多了，我戰鬪機也就充分可以往返登陸地點新戈拉間。所以結果，我大輸送船團便帶上友方飛機的掩護了。這個夫濶克飛機場是在十一月上旬造成的。

再說南部泰義的飛機場非常惡劣，已經知道那是非大加修理殆無用處的廢物了。而且知道地形是非常狹隘複雜，無論有多麼優勢的兵力也無從充分發揮其優勢的地形。於是又知道，即使以少數兵力直捷挺進，也無被大部隊各個擊破之虞。由於地形的關係，只有一營兵力的正面。於是得到一種觀測，就是我方以一營兵突進過去，敵人擁有大兵我也不怕。結論便是變更了馬來作戰的內容的一部分，放棄要在南部泰義費去一個月的工夫築造飛機場的計畫了。作戰計畫改爲：前衛一登陸，間不容髮地也不等主力部隊也不待確保兵站線，以一營兵力，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只往前挺進。不管一步也罷，一公尺也罷，反正就是挺進。到貝拉克線有三五〇公里，略等於東京到名古屋的遠近——就像拉車的馬似地衝破敵陣殺到那裡罷！不由分說地衝過去罷！這種作戰，從戰術上說是不按常識又不依常軌的，極亂七八糟的戰法。後世的史家看見這個而下判斷時，要說那是過於胡鬧，也是當然的。

按常識來說，是先行前進十公里或十五公里，確保據點之後再舉主力部隊，經十天以至二十天實行兵站線的確保，補給，使其具有充分的彈性之後纔進擊。然而老按常軌走是打不好仗的。視狀況和對方如何，奇襲法也非採用不可。我方的飛機場很壞，敵人的飛機場極優秀，這還打什麼？於是便想到，要一

氣攻下凱達州，佔據敵人所設飛機場爲我軍之用了。爲此，登陸就要立刻利用地勢，以一營兵力挺進，這樣辦是沒有什麼大障礙。此事由於歷來作戰的經驗，有着十分的把握；於是飛回東京，向中央報告改變作戰計畫的一部，中央很痛快地就給修正了作戰計畫的一部了。這事可以說是大本營的寬宏大量，普通是不易更改的。大本營方面的意思是說，如果現地軍決斷爲可行，這裡樂意維持之，你們放心幹去罷！得到這句話，太叫人感激了；同時，一種無法形容的責任感溢滿全身，渾身自然緊張而且興奮起來。這樣採取逸乎常軌的亂七八糟的戰法，萬一在作戰上有差錯的時候，可不是一兩個責任者割腹就可以了事的了。本人爲了如何完滿推行這個作戰的問題，睡夢中都絞着腦汁。有一天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和泰義的軍隊佔據了貝拉克的橋樑。於是恍然大悟，樹立了一種作戰計畫。我想，這到有意思，不曉得有什麼法子沒有？這樣東思西想的結果，打算和泰軍協力突破國境了。但是此事因爲泰軍和英軍起了衝突，無法實行。

登陸後首戰英兵

新戈拉的登陸，是十二月八日午前三點四十分，而於第一次登陸，以軍司令官的船爲前導。關於軍司令官的登陸時期，頗起了問題。依普通的常識來說，是一師左右的兵力登陸，確保地步以後纔登陸的。山下司令官卻說要和師長一起去，要和大家一樣乘坐輸送船去，而且實行了。但是敵人的飛機和潛艦的

襲擊，勢須覺悟在前，所以幕僚和海軍方面都說，輸送船是危險的，希望他乘坐軍艦。可是他說，讓要緊的軍隊乘坐危險的輸送船，僅僅自己乘坐安全的軍艦，這是絕對辦不到的；我要和師長一起去。這時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豫料船團會喪失三分之一，大約軍司令官的船或師長的船，不定哪一隻會沈的，倘若自己的船沈了，就請師長指揮全軍，若萬一自己的船沒有沈而師長的船沈了，那麼自己當代執師長的職務。就要和全師將兵同其命運的悲壯的覺悟之下，指揮全體船團。

船團在異常的空氣之中肅然壓着南海之夜前進，到得新戈拉海口一看，叫人多麼高興！新戈拉港內居然是輝煌的燈火——既沒有實行燈火管制，又是完全無警戒的狀態。完全是天佑。登陸後逮住泰人叫他領路，可是話語不通，彷彿是叫我們到領事館去。於是走到領事館時，狗忽然狂吠起來；把它轟開走進去，勝野領事嚇了一跳，立刻起床。於是問他以前知會的○○的準備如何？他說一無所知。八日登陸的事，沒有接到任何知會。於是○○的計畫，算是成了畫餅。然而事不宜遲，立派一連兵奔向英國領事館；到了那裡一看，有一個領事和幾頭猛犬。狂吠得令人心煩，就拿槍桿打那一群狼狗，再把門衝破轟擁而入。領事嚇一跳走出來，拿英語說些什麼；英語我是不大會的，正想着「大高個兒的傢伙在說些什麼！」，背後一個兵比參謀更懂得英語，就和英國領事談判起來了。英國領事問：是中國兵嗎？告訴他說不是。他又問：是泰國兵嗎？於是說：別裝孫子了，睜眼瞧一瞧，是日本來的！他聽到這裡，大叫一聲，把兩手高舉起來了。那時候的態度，除了驚愕還是驚愕。似乎連夢都沒做到日本軍會在十二月八

日，在新戈拉奇襲登陸。

隨後和勝野領事一起到新戈拉警察署長那裡去談判。這傢伙是反日份子，本人和勝野領事來到署前二十公尺的地方，突然開槍過來，把汽車上的玻璃窗打得碎爛。射擊愈來愈兇，所以我們下了車爬着走到署門的前面，大聲嚷道：「日本軍不是來打你們的，爲的是要來打英國，是你們的友軍。別再開槍了，是誤會，住手罷！」但是意外地費了周折，所以第一日的作戰行動發生了若干差誤。這裡，到了午後三點前後完全解決了。意外費了周折，稍覺氣憤，不過也沒法子。

從那裡分乘汽車，更向國境挺進，這時接到泰軍和英軍在交戰的情報，知道泰英兩軍在交戰了。然而國境是無論如何非突破不可的。這其間，佐伯中佐這位○兵的一隊，帶了二百名來。這個隊長是一個著實積極的隊長；本人告訴他說，現在要突破國境奔入敵人裏面衝攪去；他當時就答道：「好的！○君，我也去走一趟罷。」他是只帶二百名就要去的。這時，據飛機送來的情報說，敵人機械化部隊的大集團，正在迅速北上。不待多候，就配備戰車隊一連，野砲隊一連衝過來了。登陸以來，算是在薩達奧最初和英軍接觸的。於是開了火，實行夜襲，捕捉了敵人的戰車一看，那戰車是惡劣異常的，連個頂蓋都沒有。和我軍的戰車比較起來，可壞多了；從上面擲進一顆手榴彈就完事大吉了。於是明白了：要是這樣的戰車，來幾百輛也不在乎，一點也用不着害怕的。

於是繼續前進了，但是結果認爲不得太胡來，須待充分偵察敵狀和地形，然後前進，而一面派支隊

出去偵察一面前進了。然而在到達國境以前，巨大的橋樑被敵人炸毀二座，我方不能帶車去——這個○兵是乘坐汽車的○兵——所以只好走去，○隊長也拄着青竹杖繼續向國境前進，到了九日夜間，終於走到泰馬國境了。來到那裡一看，英屬馬來卻沈默得令人懷疑，槍聲一響也不響，也看不見一個敵兵踪影。四圍怪沈寂，密林黑漆一團，唯有一種惡心的風流蕩着。這真叫人討厭！以爲有的敵人竟沒有一個，覺得彷彿敵人安着什麼計謀似的，令人有如履薄冰之感。但是也不能夠儘在那兒躊躇着，而且以爲既沒有敵人還有什麼可客氣的？於是九日夜裏就接二連三把國境突破了。一入敵境，爆音響處，就在境內五百公尺處，挨了猛烈的炸裂。而且最初受到敵人槍砲的猛烈的洗禮。其實呢，受到攻擊反倒放心了。這是饒有興趣的戰場心理。受到敵人的攻擊纔放下心，還和本人以前教過的大島上尉兩人併肩，在尖兵的前頭走着去。這其間，又碰到第二個橋樑炸毀了。大島上尉立刻去偵察，據謂敵人雖有，卻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忽然自前方約在二十公尺的密林中，發出了來路不明的聲音。就在這時，向我們一齊射擊過來了。於是命令尖兵實行衝鋒，兵士們便狼狗般迅速勇敢地，順着槍聲往黑漆漆的密林中衝進去——在習慣了黑暗的眼睛，這事看得分明。密林當時就陷於混亂，到處展開了壯烈的白兵戰格鬥。這中間，敵飛機槍還在密林的黑暗中放出閃光，繼續着掃射。一邊應戰一邊感到極度緊張的○○分鐘之後，由敵人所潛身的密林中發出了白色信號燈——在夜眼也可以看出。同時又發出汽車發動電機的聲音，敵人的槍砲火更加猛烈地集中過來了。

心想這是敵人的反攻，便在密林中坐下，靜靜地想着對策；可是電機的聲音愈來愈遠，所以心想這可奇怪！就在這一剎那，一種直感告訴我：糟了，敵人後退了！於是向部隊大聲嚷道「敵人逃跑啦！追呵！」，便和兵士一起，立刻進行夜間追擊。開始潰走的敵人已失統制，人人就知道跑，終於鹵獲了數輛敵人的戰車。這是在敵國境內和英軍發生的第一回遭遇戰——或者可以說是緒戰罷。

於是追擊潰走的敵人，但可惜，腿跑得極快的敵人把橋樑炸毀，一時無法追擊了。這時我想了：拿這樣的戰法，一面叫敵人逃脫一面叫把橋樑炸毀，那可不成。此地距離正是由東京到下關那麼遠，所以假如這樣叫把橋樑個個炸毀，我們一壁修繕一壁進擊；要是這樣，恐怕有幾千橋樑，那還了得？於是得到結論，是勢非另行考慮新作戰不可。那裏面，也有日本的天龍川、大井川、利根川似的大河和大橋，所以不想個法子，怕一年還到不了哩。本人這麼想了之後，覺得不想個法子是不成的。於是想出了這個新戰法（示參考圖）。圖中紅色示敵人。一向是橋樑被炸毀時，步兵部隊奮勇衝破敵陣，藉夜襲追散敵人，然後工兵再去架橋。這回卻改爲步兵的挺身隊深入敵人陣地，先發制人防遏敵人炸毀橋樑，同時，對已被炸毀的橋樑，就在步兵掩護之下，工兵隊挺身利用夜間等等實行敵前架橋，架好了橋，就把戰車開來。戰車後方，把乘坐步兵的載重車開來，渡河前進。這其間，挺身步兵隊再利用夜襲，攫取前途的橋樑，這時候，後方的橋樑已經架好，所以我方的機械化部隊往前衝進，和敵方戰車汽車糾成一團追擊下去。這麼一來，敵人就想炸毀橋樑，也因為自己的戰車和汽車雜在一起，所以不能炸毀。於是乘機混

進敵軍裏面，前後左右亂攪——決定採取這種戰法，藉以一氣衝破敵陣了。本人把這個新的計策報告了。〇〇部隊長，撥出戰車隊一連和工兵部隊給佐伯支隊，嗣後決計採取這個戰法了。

新戰術出奇制勝

這是基特拉線的略圖。這個基特拉線，和科達巴爾、關丹、美爾辛等，同屬敵方第一線的防禦陣地，因為日本人一概不許走進那一帶，所以誰也沒有想到基特拉有陣地。老實說，我們也完全不知道。國境的戰鬪，算是從這裡開始了。我們接到基特拉線北方將倫有敵軍的情報，便決定採取這樣的作戰：突破這個將倫之後，不遲疑地一氣攻陷基特拉線，並且不要和敵人糾成一團，趕緊向貝拉克橋樑挺進。於是佐伯支隊，於〇兵〇隊配屬優秀的戰車十輛和野砲二門，工兵隊二排，共計四百名編成佐伯支隊，充作敢死的挺身隊，一路突破將倫的陣地，尾追敗敵攻陷基特拉，在一天或兩天裏面要進到貝拉克河——樹立了這個計畫之後，自十一日午間開始攻擊將倫的陣地了。

本人一向沒有帶過防毒面具和鋼盔之類，多咱也是輕裝的；這次攻擊將倫之時，也是輕裝去的。可是交戰中，突然由第一線來了報告說「有瓦斯！」。一看，果然發見黃色的氣體，漸漸聞見一股怪味。這麼一來，支隊長，兵士，通譯，全部靈敏地帶上防毒面具，繼續進攻着。但是本人沒有防毒面具，心裏有些不安，可是聞着那股味兒並不怎樣，所以驕道：沒有瓦斯！兵士也都驕道：沒有瓦斯！沒有瓦

斯！全把防毒面具摘下了。好在真實沒有瓦斯；也真有這樣的怪事。

將倫的障地，由中午前後開始攻擊，到下午四點多就突破了；只可惜慢了一步，橋樑被炸毀，所以這個戰法稍微耽誤，約莫耽誤了兩小時，到了下午六點，伯佐支隊纔完全通過了橋樑。也許可以說是天佑罷，從那時候，一陣大驟雨猛然襲來，瀑布飛瀉般大雨斜打着汽車的玻璃窗，任你怎樣擺動前窗的撥雨機，也完全看不見什麼。從而戰車和汽車的音響和影子，都不爲敵人察覺，便得其所哉的開駛戰車和汽車，在柏油路上一直前進了。約莫突進了二十公里的時候，看見敵人的大砲，砲口朝着我們放着好幾座，可是看不見敵兵的踪影。正想着，這可奇怪！忽而從左右飛來步槍彈。開足馬力再往前進，一看，橡皮樹林中有五六十輛以至將近一百輛的敵方的載重汽車，還有戰車雜在其中，然而仍然沒有敵兵。仔細查看敵彈飛來的方向，於是知道那是從橡皮樹林的寮中打出來的了。原來如此——於是乎明白了。原來是雨勢太兇，所以把戰車大砲都棄置路旁，人都跑進寮中，在那裡張起帳幕之類，候着雨住的。在我們沒到那兒以前，他們似乎是做夢也沒想到日本軍的戰車和汽車會趕過來，完全不知道的樣子，這時日本軍的戰車十輛，裝甲車，載重車，乘用車出其不意開進來了，所以敵人毛了手脚，一面亂開槍一面逃進戰車載重車，開始潰走了。

朝着那當中，我軍的戰車咆哮着衝進去，成了——我戰車——敵戰車——我戰車——這樣戰車的火腿麵包。於是想要射擊敵人的戰車，卻因爲我方的戰車挨得太近，檢直就是挨在一起，或前或後的前進

着，所以無法射擊。於是我戰車，頂蓋開處，乘員從在雨中疾走的戰車露出半身，運起百發百中的氣魄，拿着手榴彈和手槍攻擊敵方戰車了。真是淒壯絕倫的追擊戰。末了，覺得這未免太費事，我優秀的戰車可就追上英軍戰車後方，採取了往宅屁股爬上去這種衝擊的戰法。於是乎，敵人有沒拐好灣把車頭栽到路旁去的，有被衝翻的，毀滅了二十輛左右的敵方戰車。車上的敵人，有在路旁的堤防碰破腦袋的，有叫戰車給壓碎的，大都解決了。

我們四方八面突破敵軍，子彈如雨飛來，可是意外地不中。我們決意再往前進，所以雖然受到砲擊也不理會它，繼續前進了。因為進擊有如迅雷，敵人也就不遑炸毀橋樑；有幾處按着大炸毀的裝置，卻叫我軍給確保了那橋樑。我軍既深入敵陣，和後方斷絕聯絡是覺悟在前的。夜半十二點前後來到橡皮樹林的一座橋樑時，敵人由前方集中砲火而來了。這是十一日的夜半十二點前後。本人和支隊長站在橡皮樹林的一角商量——這回可稍微麻煩。要是就這樣的狀態前進，路只有一條，又沒有什麼掩護物，待到天亮，怎麼說敵方砲兵的砲術不高明，也要受攻擊的，所以決定趁着天尚未亮，要突破敵陣，決由支隊送出將校斥候。這又是一個年青俊俏的將校斥候，過了一小時就回來了。據他的報告：「敵人沒什麼了不起，河水也不過只到胸口的深，可以涉渡。回來的半路上遇到三個英兵，都給宰了。」還說「敵人沒什麼了不起的，我領路去罷！」本人覺得很高興，本田中尉所指揮的一連，立刻決定夜襲了。時正上午四點，不久，猛烈的彼我的槍砲聲便衝破靜寂開始交錯了。本人聽着這一陣槍砲聲，覺得這彷彿稍微堅硬